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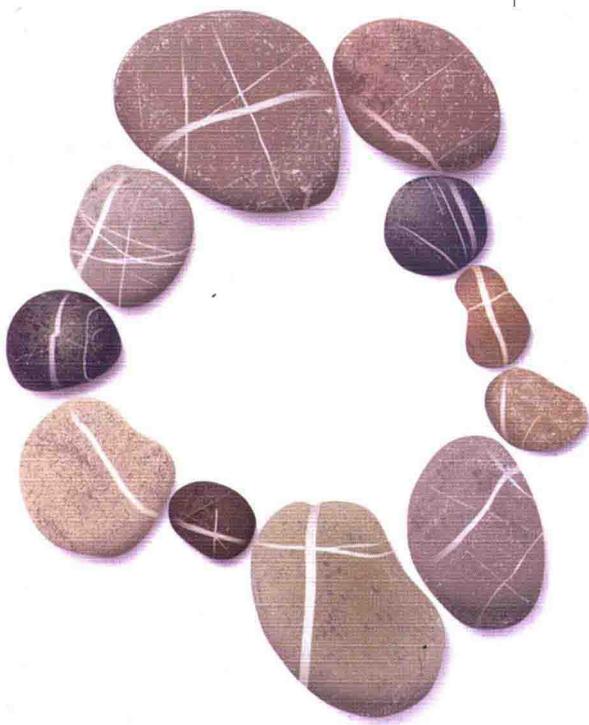


北华大学学术专著出版基金资助

禅解杜诗

C H A N J I E D U S H I

• 张铁男◎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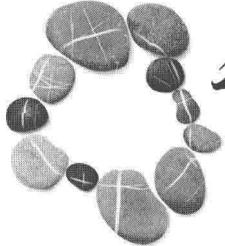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北华大学学术专著出版基金资助

· C H A N J I E D U S H I ·

禅解杜诗



• 张铁男◎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禅解杜诗 / 张轶男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8

ISBN 978 - 7 - 5161 - 4709 - 2

I . ①禅… II . ①张… III . ①杜诗 - 诗歌研究 IV . ①I207. 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93434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曲弘梅
特约编辑 薛徵珠
责任校对 何义光
责任印制 李建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 文 域 名：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市兴怀印刷厂
版 次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9
插 页 2
字 数 278 千字
定 价 57.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北华大学学术专著出版基金资助
已列入北华大学文库
北华专著基金 2013005

目 录

绪论 几个相关问题的交代	(1)
一、佛禅与杜诗关系研究的缘起及文化意义	(1)
二、百年杜诗思想研究及其与宗教关系研究检讨	(6)
(一) 20世纪前杜诗研究	(6)
(二) 百年杜诗思想研究	(8)
(三) 杜诗与佛教关系研究	(12)
三、问题架构及研究方法	(14)
第一章 杜诗与佛禅的因缘纠结	(16)
一、杜甫与大乘佛法	(16)
(一) “不落旁门小乘”：“身许双峰寺，门求七祖禅”	(16)
(二) “仙不如佛”：“本自依迦叶，何曾藉偓佺”	(22)
二、杜诗禅缘	(29)
(一) 少年濡染与读书交游的信仰机缘	(29)
(二) 抱志莫伸与谋生不给的意外“收获”	(42)
(三) 佛禅隆盛与三教调和的时代背景	(52)
(四) 诗禅相通的内在机制与感触交融	(65)
第二章 杜甫禅诗之大乘义学思想	(82)
一、“性空幻有”之般若空观	(83)
(一) 耽于空境：“老夫贪佛日，随意宿僧房”	(84)
(二) 无住生心：“休作狂歌老，回看不住心”	(88)
(三) 佛乃空门：“不复知天大，空余见佛尊”	(91)
(四) 禅非世间：“谁能解金印，潇洒共安禅”	(92)
(五) 空法实有：“金篦刮眼膜，价重百车渠”	(93)
二、“空有相即”之大乘中道观	(96)

(一) 观空不取，涉有不迷：“金篦空刮眼，镜像未离铨”	(97)
(二) 般若观照，活泼机用：“一重一掩吾肺腑， 山鸟山花共友于”	(99)
三、回向人生之实相涅槃	(101)
(一) 现实人生的态度：“未能割妻子，卜宅近前峰”	(102)
(二) 乐观积极的精神：“相看俱衰年，出处各努力”	(105)
(三) 利他济众的思想：“穷子失净处，高人忧祸胎”	(108)
第三章 杜诗佛典、佛语及佛禅意象	(112)
一、杜诗佛典	(113)
(一) “祇园精舍” 典	(113)
(二) “飞锡”、“杯渡” 典	(115)
(三) “梵志献花” 典	(117)
(四) “鸽入佛影”、“拈花微笑” 典	(118)
二、杜诗佛语	(119)
(一) “业白”、“禅寂”、“方便”	(119)
(二) “宝地”、“金绳”、“金银佛”、“水精域”	(121)
(三) “虚空”、“世界”	(122)
(四) “光明”	(123)
(五) “第一义”、“回向”、“心地”	(124)
(六) “无生”	(125)
(七) “不住”	(126)
(八) “众香”、“香厨”、“妙香”	(128)
(九) “安禅”、“经行”	(129)
(十) “努力”、“勇猛”	(130)
(十一) “牛乳”	(131)
(十二) “莲花”、“莲花台”、“共命鸟”、“多罗树”、 “诸天”、“欢喜”	(132)
三、杜诗佛禅意象	(133)
(一) “雨”“月”“珠” 意象群	(133)
(二) “灯” 意象	(144)

(三) “三车” 意象	(145)
(四) “猛虎” 意象	(147)
(五) “穷子” 意象	(148)
(六) “钟声” 意象	(150)
(七) “金篦”、“镜像” 意象	(152)
(八) “热烦”、“清凉” 意象	(155)
第四章 山水田园诗之佛禅境界	(159)
一、清幽静寂境	(160)
二、静而能照境	(177)
三、动静相即境	(183)
四、现量直觉境	(191)
第五章 纪事诗、纪行诗、咏物诗之大乘慈悲情怀	(203)
一、慈悲：大乘佛教的根本精神	(203)
二、对社会民生的无缘大慈	(207)
(一) 明确坚定的非战思想	(208)
(二) 平等利他的布施善行	(223)
(三) 永不衰谢的政治热情	(229)
三、对自然万物的同体大悲	(238)
(一) 草木鱼鸟的人格化	(240)
(二) “拔一切众生苦”的悲怀	(244)
余论 杜甫诗法与“云门三句”	(252)
一、“函盖乾坤”	(254)
二、“随波逐浪”	(262)
三、“截断众流”	(270)
参考文献	(284)
后记	(294)

绪论 几个相关问题的交代

一、佛禅与杜诗关系研究的缘起及文化意义

杜甫的人民性、家国意识以及现实主义精神等，在很大程度上，使他成为一个凝聚着稳定意义的文化符号。不可否认，儒家思想贯穿杜甫终生，且占有重要地位，诗人史笔与儒家“诗圣”固然得其主流。不过，杜诗的形貌特色及艺术成就并不是单从儒学思想一方面能完全解释的。若认定“少陵一生却只在儒家界内”^①，则其继往开来的诗艺来源似乎单薄，而其博大的思想情怀亦缺乏足够的支撑，因“儒生气象，一毫不得著诗；儒者语言，一字不可入诗”^②。正如有学者指出的，若以杜甫的思想仅在儒家范畴，则是非常片面的，“因为这样狭隘的理解，既不能对杜甫作出恰当的评价，也不能说明那个时代的思想对杜甫的影响，更不能说明杜诗怎样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历史现实。”^③

事实上，生长于三教融合、佛道盛行的盛唐时期，作为一名才学慧力特出的优秀诗人，杜甫深受宗教（道教、佛教等），尤其是大乘佛教思想的影响，亦是不争的事实。杜诗中援引化用了大量的佛典故事、佛经术语、佛禅意象等，可见诗人非同一般的佛学造诣。在其“一系列富有宗教意味”^④的禅诗中，诗人亦屡以慧远、支遁、汤休比道行非凡的佛教高僧，并有追随之意：“似得庐山路，真随慧远

^① 刘熙载：《诗概》，载郭绍虞编选、富寿荪校点《清诗话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2426页。

^② 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91页。

^③ 金启华：《杜甫诗论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20页。

^④ 刘明华：《杜甫研究论集》，重庆出版社2004年版，第127页。

游”（《题玄武禅师屋壁》），“献花何日许门徒”（《大觉高僧兰若》），“隐居欲就庐山远”（《留别公安太易沙门》）。而诗人自言其早年即“身许双峰寺，门求七祖禅”（《秋日夔府咏怀》），晚年更“落帆追宿昔，衣褐向真诠”（《秋日夔府咏怀》），见诗人向佛之心日久。凡此皆透露了其与佛禅关系的种种消息。

在流传至今的一千四百多首杜诗中，明确涉及佛禅的作品四十八首，内容包括登山寺、题僧壁、宿禅房、观寺景、悟禅理、赠僧、别僧、谒僧、寄僧等。味其早期禅诗，如《游龙门奉先寺》、《已上人茅斋》、《夜听许十一诵诗》等，习禅游寺，与诗僧交往，乃随缘任运，无心为之；此一阶段，诗多禅理而少禅悟，所谓“余亦师粲可，身犹缚禅寂”。晚年川蜀间诗作，如《上牛头寺》、《望牛头寺》、《上兜率寺》、《望兜率寺》等，是有意近禅、尽享禅悦之作，求“第一义”，“看不住心”，表达了诗人的精神诉求，证悟了“性空幻有”之般若空观。夔州后诗如《秋日夔府咏怀》、《岳麓山道林二寺行》，进一步申诉了依止老宿，观空学佛之志，对佛法的体悟深入超然，进入了大乘义学的更高层次——大乘中道观。而“未能割妻子，卜宅近前峰”（《谒真谛寺禅师》）的对生活的现实态度，“相看俱衰年，出处各努力”（《别赞上人》）的乐观精神以及“穷子失净处，高人忧祸胎”（《山寺》）的仁者情怀，与回向人生、自利利他、弘济众生的大乘精神主张不谋而合，亦是未必自觉地践行着大乘“实相涅槃”学说。

杜诗与佛教的关系，20世纪80年代前鲜有论及，古代注家对此多是点评式的只言片语，缺少系统的理性论述。当代少数论家如吕激、陈允吉、刘明华、孙昌武等，对杜甫的宗教信仰、杜诗禅理等进行了论证，持论颇高，然或因限于篇幅而其说未尽。本书将在综合前辈成说的基础上，参酌个人的心得，希望通过较为确切的论证，探汲杜诗与佛教禅宗的纠葛，弄清它到底受何种佛学义谛的浸染润益，辨明大乘佛学思想不仅慰藉了诗人的心灵，而且“补充和丰富了他的儒学精神”^①，拓展了杜诗的广度和深度，方外之力亦是成就“诗圣”

^① 刘明华：《杜甫研究论集》，重庆出版社2004年版，第127页。

的一个重要助益之力。这固非对传统杜诗学的解释加以否定，而是想在传统的解释之外增添一个理解的层面。

佛禅与杜诗关系研究的文化意义，简言之，有如下四点。

（一）揭示了杜诗禅缘及其深层原因

本书对杜诗禅缘展开了深入、系统的剖析。在现今有关杜诗的研究成果中，有关这一方面的研究，大多停留在资料文献的整理汇编，提出两者间或显或隐、或亲或疏的关系，但对其原因的分析探索显然不够深入。固然，唐代佛教和禅宗文献中，没有留下有关杜甫的任何资料，这无疑是此项研究的最大障碍之一。然而，笔者在精研、比对多家杜诗注本的基础上，借助文学（诗歌）、宗教（佛教）与哲学的多元视角，对杜诗与佛禅的关系作了系统深入的因缘分析，这亦当是本书有所突破和值得期待的地方。简言之，少年时期的家庭濡染与青年时期的读书交游，培养了诗人深厚的宗教情感和佛学修养，此乃杜诗禅缘之现实依据；理想追求的道路闭塞与穷愁饥饿的现实历难，无意间推进了诗人的佛教趋向和佛教需求，此乃杜诗禅缘之外部助力；社会上浓厚的佛教氛围和普遍的习禅风气，是杜诗禅缘之时代背景；诗禅相通的内在机制与感触交融，是杜诗禅缘之内在逻辑。这恰与汤用彤先生所谓“溯自两晋佛教隆盛以后，士大夫与佛教之关系约有三事：一为玄理之契合，一为文字之因缘，一为死生之恐惧”^① 之说吻合，杜诗与佛禅结缘盖自然而必然之事。

（二）多层次考辨了杜诗大乘义学思想

本书通过对杜甫三十几首禅诗的考证与分析，厘清了杜诗大乘义学思想的发展线索，在杜诗儒家思想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补充了杜诗佛禅思想的研考。从中可知，杜甫对佛教义旨、佛门圣地、佛教高僧的赞叹之情与亲近之意是一贯的。不过，杜甫始终都不是以一个宗教信徒的身份准备全面履行佛教主张，而是以一个精神探

^① 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82页。

索者的心态不断地汲取佛学智慧，主要是为求得心灵的慰藉与救世的良方。诗人从无意参禅有意作诗，到依法解义、观“空”悟“有”，其心灵走向一直在精神诉求与现实生活间努力寻找平衡点。晚年杜甫将佛法融入生活、化入诗篇，不仅在出世、入世与救世间达到了短暂的静穆与调和，而且汲取佛学思想中积极向上一路，写出了一篇篇“不烦绳削而自合”^①的文字般若。这些试图摆脱庸俗社会的禅诗，拔出尘俗飘逸超迈，不仅体现了杜诗的另类风格——超形质而重精神、离尘世而向内心、求玄远而弃资生，而且让我们看到了诗人解黏去缚、沛然不息的生活态度。一部杜诗被称为“诗史”，其意义不仅是它提供了丰富生动的外部社会生活的历史，还在于它是一部内在心灵探索的历史。唯其如此，杜诗才超出了文学的界域，具有更广阔深远的文化意义。

（三）首次提出了杜甫山水田园诗的四大禅境说

本书辟专章梳理、分析了杜甫山水田园诗之佛禅意境，在传统杜诗学研究的基础上，开拓了杜诗意境的研究领域。本书就诗人川蜀间所留百余首山水清音综合分析后得知，诗人清静淡泊的生活态度、自在随缘的生活情趣，隐含在山水田园之中，实现了情与境谐，把我们引入到一个富有佛禅意味的想象空间。其流行无碍的禅机之语，任性逍遥的禅悦之情，或清幽寂静，或闲适自得，或生机盎然，其所蕴含的禅境超乎象外，这些并未谈禅论道的诗（句），散发着灵性的气息，反而有着更浓厚的佛禅意味。由于深受大乘义学思想的影响，并于晚年进一步体认到“空有相即”的大乘中道观，佛学修养更高一筹，杜甫山水田园诗之境界也更加空明澄澈。本书将杜甫山水田园诗之禅境归于四境：清幽静寂境、静而能照境、动静相即境与现量直觉境。

佛禅意境的呈现使其晚年诗风呈空灵超拔的气象，使其“沉郁顿

^① （南宋）胡仔纂集：《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十三，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2 年点校本，第 84 页。

挫”之外，更有“清新自然”“活泼俊逸”的一面。这些富有禅意的山水田园诗，使杜诗少了世俗气、头巾气，不求工而工、不求合而合、不求变而变；因指见月，不执于指；得兔忘蹄，不执于兔。在那些抒写人情物理、表达内心隐微变化的山水田园诗中，诗人写生活之实、悟世相之理，描绘的是景物，却让人看到了生命：自然的生命和诗人的生命。这些诗作不仅丰富了杜诗题材，拓展了杜诗风格，也使杜诗将诗、禅与生活融在一起，恰在这里，诗人未必自觉地触碰到了诗禅交汇的一个侧面，为诗歌以生动的意象隐托难以形求之佛理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同时，生活的实相体现了诗的品质，也呈示着中国禅回向人生的实相涅槃境界。

（四）丰富完整了诗人杜甫的形象

自宋以来，儒家“诗圣”杜甫便被贴上了“一一千教化”^①的标签，“诗圣”等被等于“儒圣”。这不仅大大降低了诗格，也将杜诗及诗人杜甫功利化、世俗化、政治化，抑或违背了诗歌及诗人的本意与初衷。当代有关杜甫形象的研究，较早有曹慕樊对杜诗的文化精神的探讨，之后，莫砺锋对杜甫的文化意义进行过讨论，皆颇富深见。然而，两位学者亦都只看到了杜甫儒学精神的一面，杜甫的意义仍然更多停留在封建伦理道德楷模的层面，略显遗憾。本书通过杜诗与佛禅关系的研究，从另一个角度揭示了诗人在在中国文学史乃至中国文化史上独具丰采的原因，丰富了诗人杜甫的形象。杜甫真正的伟大之处在于，他那逃离世界的个体超脱意识和逃向世界、解民倒悬的转身回向，始终在矛盾、冲突中纠结、挣扎，而其在危亡的阴影下，始终焦灼着群体的生存。杜诗的力量与其说是来自深刻的思想，不如说是来自深沉的情感。一部《杜工部全集》，一言以蔽之，就是对人类的悲悯！“诗史”不仅是对现实生活的客观摹写，更有深沉炽热的情感做底，此正是“沉郁顿挫”之杜诗令千载以降的读者下千秋热泪，断百转愁肠者。我们敬爱杜甫，因为他的诗，也因为他所代表的：在这

^① 仇兆鳌：《杜诗详注》附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273页。

里，看起来背道而驰的宗教观念、审美理想与现实人生不可思议地融在了一起。

此外，本书涉及的儒、释、道三家思想在杜诗中的矛盾、会通与消长，也从潜在的文化层面阐释了三教合流的历史必然性和内在合理性。同时，对诗禅相通的内在机制与感触交融的历史考辨，也将提供不少有价值的信息和资料。

二、百年杜诗思想研究及其与宗教关系研究检讨

杜诗学一直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重镇，大家迭出、成果卓著。现将整个杜诗研究史分两个阶段作简要回顾。

（一）20世纪前杜诗研究

古代诗论唯杜诗注本最多，所谓“千家注杜”，不能一一赘述。在此，仅以杜诗研究的两个高潮期（研杜的大部分重要文献亦出于这两个时期）——宋代和清代为主，对其与本书内容相关的文献资料加以简要述评。

宋代杜诗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注本上：1. 南宋赵次公的《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简称“赵注”，是现存杜诗注本中最早的（大概成书于1134—1147之间），其特点是有较为“准确、独到的见解”^①。2. 蔡梦弼的《杜工部草堂诗笺》，简称“草堂本”，其特点是注外有笺注，是杜诗研究的一部重要文献。3. 黄希、黄鹤父子的《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简称“黄鹤本”，其“最大优点就是它的编年”，在所有宋代杜诗注本中是“最详尽的，也是宋本中最准确的”^②。此外还有如，郭知达的《九家集注杜诗》，简称“郭注”；《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刘辰翁的《批点杜诗》、方深道辑《诸家老杜诗评》等。胡仔的《苕溪渔隐丛话》前后一百卷中，论杜的有十三

^① 莫砺锋：《杜甫诗歌讲演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8页。

^② 同上书，第69页。

卷，亦是较为重要的文献资料。

清代研杜成果颇丰，重要的几部论著有：1. 王嗣奭的《杜臆》。其特点是以串讲、评点为主，对杜诗的意解重在政治情感等方面，把一种民族感情寄托在解杜诗里面（由于王嗣奭是明末遗民之故）。《杜臆》对本书研究的最大启示，在于他的研究方法，即“以杜证杜”，我的研究中也采用了这一方法。2. 仇兆鳌的《杜诗详注》。这是迄今杜诗注本中最详尽的、集注释和评论大成的著作。其后附有详尽的附录材料，如杜甫的传记、年谱、历代注本的序跋，以及后人吟咏杜甫的诗歌、论杜的文字等。《杜诗详注》是本书中所有杜诗出处的依据。3. 浦起龙的《读杜心解》。其优点正在著作题目中一“心”字，浦起龙以“心”解“心”，很多评点对杜诗的心理状态把握非常准确，解读十分生动，这类评点对本书有重要价值。4. 杨伦的《杜诗镜铨》。它是现今所能见到的杜诗学史上的最后一部关于杜诗全集的注解。其汲取前代注本的长处、语言简洁的优点，对本书研究有一定启示。此外，清代注本、评论还有钱谦益的《钱注杜诗》、施鸿保的《读杜诗说》、金圣叹的《唱经堂杜诗解》、刘凤诰的《杜工部诗话》、潘德舆的《养一斋李杜诗话》、近人蒋瑞藻辑的《续杜工部诗话》，吴景旭的《历代诗话》八十卷中，论杜有十二卷。

清代注本中，另需着重指出钱谦益的《钱注杜诗》。与其他注本的显著区别是，钱谦益认为，杜甫的禅宗信仰（思想）是确无疑问的，并指出杜甫是受南宗禅的影响。如对杜诗“身许双峰寺，门求七祖禅”一句的笺注中，“钱注”说明“双峰”有两处：蕲州双峰山东山寺和曹溪宝林寺之双峰，“达摩传慧可……慧可传璨，璨传道信，道信传弘忍，弘忍与道信，并住蕲州双峰山东山寺，故谓其法门为东山法门。”并举贊宁《高僧传》证“道信禅师留止庐山大林寺十年”，后“见双峰寺有好泉石，即住入山，三十余年”。而弘忍“七岁至双峰，信密付法衣，号东山法门。六祖得法于东山”。虽《宝林传》云“能大师传法衣处，在曹溪宝林寺”，然而，钱谦益最终认定：“诗云‘身许双峰寺’，应指蕲之双峰。赵嘏《宿四祖寺》诗：‘千林树下双

峰寺’，亦其证也。”^①对“七祖禅”的解释，笺注曰：“禅门自南能北秀两宗分列，二宗弟子各立其师为第六祖。而北宗遂尊秀之弟子普寂，立为第七祖。”之后，例举李华《大德云禅师碑》、《中岳越禅师记》、王缙《大证禅师碑》等文，又举独孤及《三祖碑》、王维《六祖能禅师碑》、房琯《六叶图序》等文，曰：“公与右丞、房相，皆归心于曹溪，不许北宗门人跻秀而祧能者也。”又举史料如张说《大通碑》、刘禹锡诗《送宗密上人归草堂》等，详说史上两种不同说法。^②

通过对20世纪前杜诗研究的简要回顾，可以看出，在近千年的阐释过程中，杜诗积累了历代学者的阐释，意蕴愈丰满、思想也愈丰富了。不过，总体看来，由于政治体制的一致性、文化承传的连续性、经济发展的相似性等原因，20世纪之前的杜诗研究基本停滞于作品的评点上，尚未形成系统的评价。对杜诗思想的认识几乎一致是忠君爱民之儒家思想，如《读杜心解》的有些讲解即“过分拘泥于封建道德，尤其是过分强调杜甫的忠君爱国思想”^③。其他评注本大体相似，“一生只在儒家界内”^④几成定论。

（二）百年杜诗思想研究

20世纪杜诗研究基本涵盖以下几大方面：诗人生平研究、思想研究、宗教信仰研究、人文精神及其在中国文化史上的意义等。主要论题诸如：从阶级性、人民性到民胞物与及人道主义情怀的讨论；盛唐之音转折时期的代表人物问题；忠君爱国与忠臣类型的讨论；士人风范与社会良知命题的提出；诗人的文化意义的探讨；修辞艺术研究、风格研究；晚年宗教情怀问题；李杜比较研究；多种传记及评传

① 钱谦益笺注：《钱注杜诗》卷十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521页。

② 同上书，第522页。

③ 莫砺锋：《杜甫诗歌讲演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33页。

④ 刘熙载：《诗概》，载郭绍虞编选、富寿荪校点《清诗话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2426页。

的问世，等等^①。下面，将与本书相关的杜诗思想研究情况做以简要述评。

思想研究总是带着强烈的时代色彩，20世纪的杜诗思想研究，即具有鲜明的阶段性：五四运动以前，人们仍然是从传统的封建伦理的角度对“诗圣”的道德内涵进行阐述；五四运动以后，杜诗的“平民”意识得到了发掘，以配合革命的需要和时代的解放；三四十年代战争时期，杜诗的反战爱国、希望和平的情感给予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力量；五六十年代，学界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人民性的观点来评价杜诗的思想；“文化大革命”中，有学者运用阶级分析的理论给杜甫的思想定性为地主意识，对之进行了全面的否定；“文化大革命”后，学界重新评价杜甫，且从性格心理、宗教信仰、美学思想、人文精神等诸多新的角度对杜甫思想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

1922年梁启超的学术讲演《情圣杜甫》，首次对历代诗评家尊杜甫为“诗圣”的做法提出异议，把杜甫还原为普通人，极力挖掘杜诗中的“情”之“真”和“情”之“深”。梁启超认为，杜甫的“情感的内容，是极丰富的，极真实的，极深刻的”，“他表情的方法又极熟练，能鞭辟到最深处，能将他全部完全反映不走样子，能像电气一般一振一荡的打到别人的心弦上。”他认为杜甫“是一位极热心肠的人，又是一位极有脾气的人”，“从小便心高气傲，不肯趋承人”，后来虽然境遇非常可怜，但“情绪是非常温厚的，性格是非常高抗的”^②。

20年代末，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中着重强调杜甫能“在贫困之中，始终保持一点‘诙谐’的风趣”，并指出杜甫这种诙谐风趣“是生成的，不能勉强的”，“很像是遗传得他祖父的滑稽风趣，故终身在穷困之中而意兴不衰颓，风味不干瘪”，“穷开心”，而且“这种风趣到他的晚年更特别发达”，成为其晚年诗的最大特色。^③自此，

^① 刘明华：《杜甫研究论集》，重庆出版社2004年版，第326页。

^② 陈书良选编：《梁启超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年版，第605—620页。

^③ 胡适：《白话文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85—212页。

杜甫的可爱之处、生活情趣以及平民人生凸现出来了。

1928年，闻一多以饱蘸热情的诗笔出版了《杜甫》一文，为我们描绘出诗圣这一“四千年文化中最庄严、最瑰丽、最永久的一道光彩”。在谈到杜甫的出世问题上，他说：“杜甫和李白的秉性根本不同：李白的出世，是属于天性的，出世的根性深藏在他骨子里，出世的风神披露在他容貌上；杜甫的出世是环境机会造成的念头，是一时的愤慨。”^①30年代后，闻一多又写成了《少陵先生年谱会笺》，将前人数十种杜甫年谱加以汇集笺注，而且注意辑入了当时的音乐、绘画、宗教、文献等史料，把杜甫及其文学创作放到一个大的文化史的背景下来考察，是对传统年谱学的一个创新。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杜诗的思想研究大多强调他的儒家思想和人民性，如冯至作《杜甫传》、《杜甫诗选》，认为“杜甫是一个政治性最强的诗人”^②。傅庚生作《杜甫诗论》，认为杜甫与佛教的因缘不大，“因为杜甫是入世的，佛家的思想并没有渗透到他的生活中去。”^③萧涤非作《杜甫研究》，也认为“杜甫的思想，渊源于儒家，但……对儒家学说也有所突破。比如，儒家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杜甫却是不管穷达，都要兼善天下；儒家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杜甫却是不管在位不在位，都要谋其政”^④。60年代，中华书局相继出版了《杜甫研究论文集》一、二、三辑，汇集了世纪初到1963年间重要的杜甫研究论文，有一定的文献参考价值。

1971年，郭沫若出版了《李白与杜甫》，认为杜甫完全是一个“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统治阶级的立场”^⑤一边的封建卫道士。

80年代，杜诗思想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杜甫忠君思想较为深细的探讨。如萧涤非在其《杜甫研究》再版前言中就指出，“杜甫在一定

^① 闻一多：《古诗神韵》，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年版，第176—186页。

^② 冯至编选，浦江清、吴天五合注：《杜甫诗选》，作家出版社1956年版，前言第8页。

^③ 傅庚生、傅光：《杜甫论集》，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45页。

^④ 萧涤非：《杜甫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前言第5页。

^⑤ 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人民文学出版社1971年版，第123页。